

## 星雲大師《佛教的生死學》【全集】1~2

### 講演主要內容

各位嘉賓、各位佛教的護法信徒們，大家晚安！阿彌陀佛！

我繼講「佛教的生命學」之後，今天講「佛教的生死學」。過去有一些人，忌諱談生死，其實，你忌諱也沒有用，生死是一個很現實、很真實的事情，你面對它，生也好，死也好，都很可愛。中國有一句古話「視死如歸」，把死亡看成似回家一樣，回家不是很歡喜的事嗎？人喜歡生，不喜歡死，主要原因是：生我能感受到、我知道；死了以後，我不知道了，我畏懼我不知道的未來。假如當您了解到生之可愛，死了以後也能可以了解。所以，生也好，死也好，都沒有什麼介意了。

有一個人家，老年得子，歡喜慶祝之時，來了一個禪師，站在門口，一直流淚，這家人就問：「我們老年得子，這麼歡喜，你在這裏哭什麼呢？」他說：「我哭你們家裏又多了一個死人」。其實，生，就已經知道要死；死，也不必悲傷，知道又要去生了。像大家用的汽車，老舊了，要淘汰、報廢了，就好像人老了要死；假如把汽車報廢淘汰，換一部新的汽車，不是很歡喜嗎？同樣的，我們身體老了、腐朽了，換一個新的身體，不是也應該要歡喜嗎？楊柳枯了有再發青的時候，花兒謝了有再開的時候，為什麼我們人不能再來呢？

大家要深深的相信、深深的知道：「人是死不了的！」我曾講過：一個茶杯掉到地上碎了，你要再把它複原，就不可能了，因為它破碎了；可是茶杯裏面的水，雖然流到地上、桌子上，如果用麻布、拖把，把它再拖回來，水一點都不少。人生生命之水，在人生長河裏流淌着，是無止無盡的，是無限的未來。人類沒有瓦斯、電器之前，我們都用木柴來燒火，一個木柴燒完之後，接續着再添加一根木柴、再添加一根木柴.....，就像一個階段、一個階段的人生，生命之火可以一直延續下去，不會熄滅。所以生死呀，生了要死，死了又要生，它是輪回的。所以生也不必太歡喜，生也很辛苦；死也不必悲傷，可能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。人，生了要死，就好像要換衣服，這一件衣服破舊了，換一件新衣服，換一個新的身體給我們居住，這個也是很好的事呀！

因此，對於生和死，不要把它看成是不相幹的兩回事，其實生和死是一件事，就好像是手有正面和背面，一紙兩面。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我們不要妄自分別。在世間上，有的人要生，但也有少數的人，他好像為了點什麼事情想不開要死。其實貪生也不是很好，怕死也不是很好。我還是用香港剛剛過世的名人——黃霑的一句話：「用平常心來看無常的生死」，生是好、是不好，這不一定的，不過你可以把它做的很好。孔老夫子曾說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可見，我們要能懂得生，你去推而想像，也會知道死。

過去有一位道吾禪師，他說：「我既不說生，也不說死，為什麼？因為生死是很自然的，不需要給它說什麼。」生和死之間好像有一個區隔，這個區隔用佛教的專有名詞，叫「隔陰之迷」。「陰」就是身體，陰陽的「陰」。五陰、五蘊，就是有五個東西結合，色即物質、受、想、行、心識的識，色受想行識這五個積聚的東西成為人。死了意識，色、受、想都沒有了，只有一個叫「中陰身」，「中陰身」就是生和死之間的一個東西，這個東西在還沒有投胎以前，它會縹縹緲緲的，好像在哪个空曠的地方，它要找一個受生的地方，這個時候他叫「中陰身」。就是我們隔了這個陰，忽然前生後世我們就不知道了。你告訴他，說死後怎麼好怎麼好，他不知道，他就很顧忌，這是人大概怕死的最大原因。可是你怕死，也不是就沒有死亡的。佛教裏面把死叫作涅槃，涅槃是死嗎？不是的，涅槃是不生不滅。我們是有生死、有生滅的，可是，你修行到一個階段的時候，會不生不死、不生不滅的，那叫涅槃。

在經典裏面記載這樣的一段事：一個婦女，死了兒子，哎呀！青少年的孩子正是可愛的時候，死了，她怎麼也想不開，就傷心呀，啼哭呀，甚至於去找佛陀，「佛陀！您有辦法能讓我的孩子活起來嗎？」佛陀說：「只有一個辦法，你去找一棵草，叫吉祥草，這個草你找到了，就可以救你的兒子再活起來。」「噢，這個草在哪裏？」佛陀說：「你去問，哪一家沒有死過人，他家裏一定有吉祥草。」這個婦女就挨家問：「你家裏死過人嗎？你家裏死過人嗎？」當然一般人都喜歡，認為她神精兮兮的。後來她才悟到：「噢，原來沒有一個人家不死人的，死、生，這是一個很真實的人間實相啊！」所以，你如果要違背自然實相，這就叫不懂得生死了。

有一位做大官的信徒，與他很有感情的父親過世了，年紀也很老了，但是他看不開，家裏幾十個兒孫一直在哭、一直在哭，甚至找我去替他做告別儀式，他

們一家還是在哭，我說：「哭什麼呀？這個老人移民到外國，到佛國，到阿彌陀佛淨土的國家去了，你們應該很歡喜呀！」移民我們不是都要弄一些什麼菜呀，請他吃，恭賀呀，替他歡喜送行了，你們應該歡喜替老人家送行呀，他移民去了，你不這樣想，想什麼？人類最愚癡的，父母死了，趕快找人念經、超度，為什麼？可能做鬼了，可能墮到地獄了，真是最大的不孝。為什麼想父母做鬼，墮到地獄呢？為什麼不想父母是到佛國往生去了呢？

我今天跟你們講的佛教生死學，主要的就是要讓我們認識生死，會處理生死，甚至一定要達到解脫生死，就是了生脫死了。跟昨天一樣，用問題提出來問答，就比較容易了解。現在請覺梵法師提出第一個問題：

覺梵法師：「請教大師，以您在宗教界見多識廣，為我們介紹一下瀕臨生死邊緣的經驗或者例子。」

星雲大師：在我近八十年的人生歲月裏，看到別人死了，哎，過了幾天又活過來了，這樣的例子看過幾次。有一位幫我看門、煮飯的人，他忽然死了，大家都念佛，祝福他上升佛國。但是他身上的熱度一直都沒有退，雖然沒有氣，究竟是生、是死也不知道？大概過了三天，他忽然又坐起來，他看到我們在念經，就說：「你們在幹什麼？」把我們嚇一跳。你剛才問我：有什麼在死亡邊緣的經驗？有，在我這一生當中，算一算在死亡邊緣的時候，甚至從死門關又再回來，這一生當中約有十次左右。我曾說過，在我年輕的時候，從佛學院剛出來，就遭遇到不幸。因為我住的地方，白天是國民黨的政權，晚上是共產黨的政權，國民黨有時候把我抓起來，說我是共產黨的匪諜，要槍斃我；有的時候，共產黨也把我抓起來，說我是國民黨的國特，也要槍斃我。其實我通通都不是，我只是一個年輕的出家和尚。記得有一次，把我五花大綁，從這個房子帶出去，我想這是槍斃了，因為好多人常常都是這樣被槍斃的。眼看他人死，我心急如火，不是傷他人，看看輪到我。我記得那天下午，天氣很好，陽光普照，但是，當我在路上走的時候，我覺得面臨死亡，好像太陽沒有顏色，很昏暗。我並沒有很害怕，只是想：「哎！我今年才 21 歲，就這麼死了，父母也不知道，師父也不知道。哎！人生等於水泡一樣，就這麼破滅了。」當然後來不是槍斃，是把我帶到另一個地方去審問，假如是槍斃的話，當然沒有今天我在這裏跟你們講話了。

青少年的時候，有一段時期，我們住的寺廟距離街上大概有十幾華裏，要去街上買東西，由我負責。路很遠，就騎着腳踏車，又好玩，又快，真喜歡騎腳踏車。有一次騎在一個小路上，對面來了兩個小學生，糟糕！路這麼窄，怎麼能和他們錯過去呢？心念一動，就從很高的路上摔到路旁的深溝裏，大約有現在的三層樓高，人和車子一起掉到下面的深溝裏，下面都是石頭。當時在空中就想：「哎呀！這下完了，這次一定會死。」頭先到地，撞到石頭，噢！好像世界粉碎了，滿天金星，我失去了知覺，應該有好幾分鍾，我等於死過去一樣。等到醒了，以為自己已經在陰間，坐起來，看看周圍，哎！陰間怎麼跟世間一樣嘛，有黃土、有青草、有樹木，怎麼死跟不死都是一樣的。這樣想一想，我究竟死了還是沒有死？摸摸頭，這是我嘛；看看手，這是我嘛，我沒有死呀！我再注意一看，我的腳踏車，摔的粉碎，散在四周。但我找自己的身上，一點傷痕也沒有，也沒有感到疼痛，就去把腳踏車一塊一塊的再撿起來，用繩子捆綁好，想到這些廢鐵還可以賣一塊、兩塊錢，於是就把這些廢鐵背起來，背回到寺院去。在路上就想，哎，腳踏車原來我騎它，現在它又騎我。因為多次在死亡的邊緣，慢慢的訓練了自己，也感覺到生也好，死也罷，都是這麼一回事。

在七、八年前，因為心髒繞道手術，當時醫生就問我：「您怕死嗎？」以前他也這樣問過我。這個問題很難回答，說怕死，他會笑話我：「這個沒有用的出家人」。說不怕死，小螞蟻、小蜜蜂都貪生，怎麼能說不怕死呢？不過因為我長期與人交往，對這些問題我也懂得怎麼回答，我說：「死不怕，痛很怕」。為什麼？因為痛有個極限，萬一超過極限了，我自覺得自己是英雄，忍不住這個痛，就變成狗熊了。在佛教裏面，過去的古德們，對生死好像遊戲一樣。

例如有一位登穩峰飛石禪師，他有一天就跟大家說：「喂，人死了，都是睡下來，頭北腳南，手東西，這個你們都看過的，不過我問你們：坐着死，你們看過嗎？」大家都說：「看過，過去在哪裏哪裏看過的。」「坐着死你們看過，站着死你們看過嗎？」大家又說：「在某某地方也看過。」「那頭在下面，腳在上面你們看過沒有？」大家說：「沒有看過」。飛石禪師說：「好！我死給你們看。」他頭朝下，腳朝上，倒立着死去。大家要幫他處理後事，動也動不了他，像個鐵柱子一樣站在那裏。後來，大家沒有辦法，就通知他在另外一個庵堂出家的妹妹，說你哥哥什麼時候死了，現在倒立着在那個地方，動也動不了。他妹妹來了，說：「哥哥，你活着時候常常做怪迷惑別人，難道你死了還要做怪嗎？」一推他，就

倒下了。我從《高僧傳》裏，或者從自己個人瀕臨死亡的經驗裏，對死亡有一些了解。

## 第二個問題：佛教對生與死的關係是怎麼看的呢？

身體上的死亡，大家都看了很多，也常遇到，甚至自己也免不了的。除了身體上的生死以外，我們思想上也有生死。比如思想上的矛盾呀，好像生死糾纏，如果思想上豁然開朗了，噢！我懂了，這就是所謂「了生死了」。像有一些修行悟道的人，在他一生悟道的過程當中，經歷了千生萬死，覺悟了多少的生死，才蛻換了人生。像在我們精神上、心靈上的世界，好像一天一天的不同，就像是一期一期的生死，不一樣的。總之一句話，無論是身體上、精神上、心靈上、煩惱上、道德上，人都是不斷的在生死裏面兜圈子、打轉。

世間上，什麼東西最平等？要找平等的東西好難啊！生死最平等，帝王將相、家財萬貫、貧窮乞丐，不管誰，生死都是一樣的。生了以後要死，這是很平等的，大家都一樣，這是很必然的，沒有不同的；這個是很普遍的，沒有什麼特權。在這個很公平的、很平等的生死裏，當然也不是受神明來控制、來擺布，也不是受任何外來的力量來擺布我們。實際上這個生死，有好的生死，有壞的生死，主要的，還是在於我們自己的行為，也就是我們的業力來決斷生死如何的情況。

在佛經裏面有說，眾生的生死叫作分段生死。「分段生死」就好像念珠一粒一粒不同，好像我們今天做人，來生做什麼，後世做什麼，這前生後世、六道輪回，做什麼不一定的，這叫分段生死。如果是有修行的人，如證羅漢果的，他就不像我們一定要死了以後再生，生了以後再死，一段一段的，他是「變異生死」。所謂「變異生死」，就是在精神上不斷升華，不斷進步，慢慢的，煩惱去除了；慢慢的，束縛解脫了；慢慢的，感到自在了，所以，了生脫死了。法國文藝復興時期有位人士，他說了一句話：「人生永遠不會謝幕的」。就等於基督教有一句很好的話：「信者可以得永生」。但是我現在可以再進一步的說：「信者固然得永生，不信他也不會死」。人本來就不死嘛，就像我剛才講的，身體可以死亡，我的生命、精神還會再來的。

第三個問題，生和死有多少的種類？我們能選擇要最好的那一種嗎？

生有很多的種類，死也有很多的不同，主要的是緣分、業力，它會讓我們的生死有好、有壞。世間上的生命，在佛教裏說，一切眾生都是眾緣和合而生。不一定是人，空中飛的鳥，山林裏的虎豹，水裏的遊魚，土裏的蚯蚓、昆蟲。在宇宙間，眾生各種的類型很多。像佛教裏說的，有的是寄生的，有的是胎生的，有的是卵蛋生的，有的水草裏面濕生的，還有化生的，神鬼是屬於化生的。生命怎麼樣生存，實在是種種型、種種色、種種類，很多。

至於死的種類，也有各種不同。我們看到，有的人死的很好，有的人死的實在很可憐、很淒慘，也有種種的不同。有的人很安祥而死，甚至睡夢中死去，那真是很好啊！有的有修行的人，他能可以要生有生，要死也很自然就死了，因為那種人他已經把生死看成是一個。當然也有的人福報用完了，死了；甚至天上的人，福報完了，他墮落到人間來了。壽命完了，壽盡了，他自然就死了。有的人看起來應該死，有的人看起來不應該死、冤枉死了，其實，這個世間，在因果上沒有冤枉的，它當然有一些錯綜複雜的因緣，我們沒有辦法了解。有的人要去坐飛機，到了飛機場了，忽然覺得身體哪裏不舒服，不能上飛機，退票了，哪裏知道空難！他撿回來了一條命；有的時候，本來不是這一班飛機，他到飛機場去的很早，哎！有這一班飛機提早，好！換個票。糟糕！遇上劫難。所謂「黃巢殺人八百萬，在數在劫命難逃。」這是他的業力、果報，等於是「閻王叫你三更死，不會讓你到五更。」

我們面對生死這個問題，一方面，我們所做的業，對生死的影響重大，我們要留心，就是不要留下污點，壞了我們的清白。另一方面，要訓練自己，不但要有智慧，更要有堅強的力量！有的時候意志力、精神力，也能與死亡搏鬥，延長你的生命。儘管死亡是不可避免的，不過能可以把死亡做得很安然、很自在，看的透、放的下，這也是很幸福。

在原始佛教的時候，有一位比丘尼，叫優波先那，她被毒蛇咬了，毒液馬上散布全身，她一點也不慌張，見到舍利弗說道：「尊者大德，我剛才被毒蛇咬了，我快要死了。」舍利弗說：「哪裏會呢？你精神飽滿，眼神很好，哪裏像是被毒蛇咬了呢？」她說：「是真的，尊者舍利弗，我正在觀空（虛空的空），毒蛇能咬我的身體，但它能咬空嗎？」好比用拳頭打虛空，打的到嗎？

「空」是真理，它能咬到我所證悟的真理嗎？我覺得把死視作滅亡、消滅，不好聽。現在社會有些名詞也在改變，像人死了，不叫作「死」，而叫「往生」了。死了又往那邊去生了，那死有什麼可怕呢？像佛陀、釋迦牟尼佛有十個名號，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……，「善逝」，就是我們講的逝世了，「善逝」就是會得死，就是「涅槃」。人會的生，也會的死，這是很奇妙的事。說到死亡，當然有的人殺身成仁，舍生取義，甘願把仁義看得比死亡重要。但也有的人，因為想不通、煩惱，為了金錢而死、為了愛情而死。所以，還是有很多人對生死不了解，不過總之一句話，用世間上稍微有一點修養的看法，「死亡」等於放下重擔，做個休息。

有一個大富翁，到了臨死，律師問他哪一筆財產要給誰？要他做個遺囑，他看看大家好久、好久，說了一句話：「我好累呀！」就這樣死了。確實在世間上活的好累呀！總之，生死問題，我們了解，生重於死啊！因為生是很現實嘛，在佛教裏面常常超度呀，度亡、度死呀，在我的感覺，我們出家人的責任是：「度生，重於度死！」度死可以，但度生更重要。比如，父母活着的時候，應該好好的盡孝，等到父母不在了，想要孝順沒有了。所以，在生的時候，你不好好度生，等到死了以後，再讓其得度，這也很為難。現在社會的進步，人死了好像都不太計較，知道這是免不了的，不過死亡時候的尊嚴也很重要。

#### **第四個問題，佛教是怎麼來維護死亡的尊嚴呢？**

中國自古以來也很重視死亡的尊嚴，比方說：死了以後，一定要為亡者換上很好的衣服，甚至在他的面孔上、身上還要用布蓋起來，不要讓人家看到他的樣子，留下人們對他過去美好的印象。最近撰寫《南京大屠殺》的作者自殺了，因為她有腦神經衰弱，非常痛苦，她想自殺來解脫，就跟家人說：「請你們記住我幾年前健康時候的笑容，那是我永遠的面貌。」或者是人死了，用一個布幔圍起來，不能讓不相幹的人，隨便看到他的遺體。

現在的人因為怕死，要求生，到生命最後，要求醫生急救、插管子、打針，其實，有的時候增加痛苦，也劃不來。我們的親人，看到他臨終的時候，身上都是插管子、針，那個印象讓人難以忘懷。所以在死亡的那一刻，最好是死的很泰然、很自然、很安祥。

你說我們的愛人、眷屬、家人，在生的時候好好相愛，好好的相互尊重、幫助，到了死的時候，比如，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限來時各分飛。所以，在生的時候，好好的做些彼此敬愛、幫助的事情，不要到了他死亡的時候，你在那裏不停的哭，讓他掛念、不放心。從佛教的角度講，在人死亡的時候，連哭泣也不應該。

據說，孔子有一個很窮的弟子叫顏回，他死的時候，應該有一塊布蓋起來，但他窮的沒有這塊布，勉強的找到一塊布，又太短了，蓋到頭，就蓋不到腳，蓋到腳又蓋不到頭。後來有人說，哎！這樣好了，把它斜過來，這樣頭和腳都能蓋起來了，他了不起的太太說：「不可以。顏回一向都很正派、很正直，寧可正而不周，也不要斜而有余。讓他露出來好了，露出來就露出來吧。」還是正比斜重要！我本來想在這裏告訴大家，一般凡夫死的情況；一般二乘人，或者菩薩（的生死問題），即有余涅槃、無余涅槃，「涅槃」也有好多的種類，不過太專業了，我也不去講了。剛才講到自殺的問題，好像自殺呀，我們這個社會不應該讓它蔓延，這是一個錯誤的行為。就等於我昨天講放生，有很多是錯誤的，自殺也是錯誤的。

### **第五個問題，自殺真的可以獲得解脫嗎？還是會導致更悲慘的後果？**

現在的社會，自殺的人不一定是老年人，也不是貧窮，現在的青少年，甚至家世也很好，他是想不開，活得不耐煩。自殺是錯誤的，是弱者的表現，應該說是懦夫。有的人說厭世，討厭這個世間，凡事看不慣、聽不慣，「唉，算了，死了幹淨。」其實，死了不幹淨，為什麼？因為你死了，是在逃避責任。你說我負債、情感不如意.....，這應該有另外的方法可以解決，你想不開自殺，自殺，也是殺人一樣，生命是自然的，你怎麼可以殘忍的把它結束呢？這也是犯罪。

人想不開是很愚癡的，我記得還沒有出家以前，大概十歲左右，就很喜歡養鴿子。有一次我的鴿子跟隨別人家的鴿子一起跑了，飛到人家去了，我就非常的舍不得，就讓媽媽再替我買回來，媽媽不肯，說：「隨它去吧。」但是我不行，就用自殺來威脅母親。我家附近剛好有一條河，我就跳河自殺。其實，這只是一時之氣，哪裏會真的自殺，因為我會游泳，從這邊跳下去，從那邊又出來了，只是嚇嚇母親而已。

不過現在的夫妻吵架，有的時候弄假成真。這個自殺，不能隨便玩這一套遊戲。人生，等於是一個框框，你自己把它框起來，自己束縛起來，解脫不了，就想不開。我是在想：「死你都不怕，要自殺，其它還有什麼可怕的呢？你應該面對現實來解決問題。即使是負責呀，沒關係，跟債主說，我去擺地攤、做小工，慢慢的再還你的錢，比自殺好呀？你說感情上問題，他不愛我了。不愛我有什麼了不起？天上的星星千萬顆，地上的人兒比星多，為什麼自殺只為他一個呢？這劃不來的呀！」自殺的人總想到難以解決的問題，我也解決不了，就選擇自殺，以死了之。真的死了就了了嗎？不能了！在罪業上、因果上，甚至造成家人、親戚朋友的痛苦。你就這麼殘忍，不顧別人的感受嗎？

我們佛光山在日本富士山下本棲湖附近，建了一個本棲寺，本棲寺旁邊有一個自殺森林，森林裏經常有人在那裏自殺，一年都有幾百人進去自殺。森林裏樹木參天，沒有陽光、暗暗的，在裏面死了，沒有人進去收屍，也沒有人敢去。只有到十月、十一月，冬天樹葉落盡了，警察才用繩子係着，慢慢的進去找死人的骨頭。你為什麼想不開呢？我看到樹林的外面牌子上寫了字：「你可以再想一想，要再往前走嗎？你的家人、還有很多可愛的東西、還有許多事情未了，你仔細想一想，再等一等好嗎？」雖然是簡單的幾句話，對自殺者也應該算是個警鐘！自殺、一時想不開，你幫助他、救他一下，他過一會，想法就不一樣了，他不會輕易的迷糊，走上絕路自殺。當今這個社會，愚昧的人士很多，我們大家要提高愛心，給這許多一時迷惑的人士，幫助一下，助他一臂之力，不要自殺，好死不如賴活。我覺得：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！」不要想自殺，我們大家應該提高愛心，對社會、許多的人，要給予一些愛，這是義務，也是責任。

**第六個問題，剛才講過「隔陰之迷」，那麼死亡後的真相到底是什麼樣的呢？希望大師能為我們詳細介紹，死亡之後會遇到什麼？**

星雲大師：死亡以後的真相，我在想，死了以後的人，比我們活着的人要好一些。像我們現在活着，有這個身體，這也等於是一個屍體，我們每天背着這個屍體在做活動，負擔也很重。假如說人死了，沒有這個身體了，這個身體又成了另外的物質，那個不死的精神，比我們現在人還好。他可以穿牆入壁，沒有阻礙。甚至於他

現在想要到北京、到日本的東京，即刻就到了，因為他是精神的作用，就沒有什麼阻礙。我覺得那不是自由嗎？

我記得幾十年前，在《讀者文摘》上有一篇文章提到：有一個地方發生了車禍，車子上的四個人全部死亡了，這時候警察、村民都圍着觀看，大家都覺得奇怪，這個車子怎麼會出現這樣的車禍呢？這個人怎麼會這樣死呢？大家就在討論，警察還用科學儀器在測定、鑒定。死者當中的一個人，竟然就站在旁邊說：剛才的車禍是怎麼樣、怎麼樣發生的，我們是怎麼樣死的。因為是他精神作用在講話，旁邊的人都不知道。講話的死者就很生氣說：「喂！我是權威，我是親自參與的，我現在告訴你們，你們不聽，你們在那妄自爭論，是什麼意思？」他講話別人不知道，因為他沒有肉體、沒有身體。所以死亡了以後，假如是我們的親人，他不應該說是一下子就離開了，應該他還是與我們常相左右。所以死亡後的情況，第一個是，肉體死亡後，他全身的痛苦都沒有了。所以，一死，就好像解脫自在了。

因此，死亡呀，他不會一下就離開，是我們看不到而已。佛教不講靈魂，我們用通俗的話說，他的神識還會和我們同在一起的。死了以後，人到哪裏去，據記載，假如是生到善道，它有一個隧道，是白色的光，通過它，可能就升到天上了，或者再來人間了；假如隧道是很黑暗的，你進去了，那就不是很好了。在經典裏面記載，人死的時候，從他身上最後的熱度，也可以測知他到哪個地方去了。比方說：「頭頂上最後有熱度，這個人一定會生天；如果說最後腹部還是熱的，那就墮落了；如果人死了以後，膝蓋、腳板底熱度最後才沒有的，那必定墮地獄、畜生」。有的大善、大惡的人，他此處死，彼處即刻就生了。如果說一般的人，不能即刻生，一個禮拜，這七天，會轉世的。在佛法裏面，「七」這個數字是很奇妙的，如果七天不能往生，七七四十九天，所謂的「中陰身」，他一定會找到一個歸宿，就是到哪裏去生了；四十九天不能往生，後面就難以預定了。「往生」就是死了以後到哪裏投生，有的是憑業力——好的、不好的，很強的業力把他引導到什麼地方去；有的是憑着意念，平時記住什麼，對哪裏的印象很深刻，比如淨土宗念佛、念佛，主要的就是在往生的那一刻，哎呀！「阿彌陀佛！」能夠記住一念，可能就往生淨土了。大家可能會說，那我們平常就不必念「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」到了臨命終時「阿彌陀佛」念一句就好了，就怕你到了那個時候沒有習慣，記不得念這麼一句「阿彌陀佛！」

## 第七個問題，對親人臨終時的關懷與幫助。

現在社會進步，人類都會互相關懷，不一定親友，就是不相識的人，到了人生要緊的時刻，也講究關懷、幫助，所以問到臨終的關懷，還有生前的契約。假如萬一我在死下來的時候，有人幫助嗎？找個地方訂下生前契約，所以這樣的問題，我想現在的人應該要多一些了解。臨終的關懷，最重要的，我們和他接觸的人，要有會善說好的語言，比方說：「你要很歡喜啊！你一生好有成就啊！你放心吧，如果世緣還沒有了，你會再健康起來的；如果世緣了了，要放下，到佛國去也很好啊！你看，你的面前不是有一尊佛像嗎？好莊嚴啊！你有看到他嗎？」說一些給他安慰的、歡喜的話，雖然他自知大限已到，可能會要死了，你也要說一些安慰吉祥的話。但是有的人不會說話，人家才一點感冒住院，他就說：「哎呀！感冒很危險的，會轉為肺炎呀！我的朋友前天就去世了。」除了說一些好的語言之外，一定要讓他住的地方通風、冷暖適中，他喜歡的人，在他的左右旁邊照顧也是很重要的。最重要的，一個臨終的人，要讓他心不貪戀、意不顛倒；他容易顛倒，胡思亂想，舍不得，對死亡痛恨，不接受，他好像覺得我不應該死。在掙紮以後，會慢慢的接受，這個時候要讓他的身體感到舒服，不要讓他痛苦，生嗔恨心。當然方便的話，有一些佛教梵唄、音樂、偈語、念佛的音聲，在他身邊慢慢地讓他聽慣了，熟悉這許多莊嚴、清淨、美好的聲音，現在錄音機很方便。他平時歡喜的什麼事、什麼人、什麼東西，當然不要引起他的貪心，不過偶爾在他的耳邊、眼前示現一下，他會微微的感到接受、安心，這也很好。有的老人家，怕他的百年之後，子女不孝順，不按照他需要的意思去做，他就與另外的社團或什麼機構訂立「生前契約」，在人間，這個契約究竟效力有多大？當然我們不否認在法律上的效力，可是在他死亡的時候，那許多契約都很有效力嗎？付托的人，最信賴的人，可能比契約重要。現在有預立遺囑，我覺得這不是很可怕的事情，可以及早預備遺囑，世緣沒了，你可以常常換嘛，所以我覺得立遺囑還是很好的。

## 第八個問題，生死是有痛苦的，用什麼方法可以了生脫死呢？

了生脫死，了脫生死，你們有看過什麼人了生脫死的嗎？不過你把了生脫死局限的看成是成仙、升天或者是奇異的瑞相，那是比較不容易的。我們不要把了生脫死的範圍局限的很小，其實，照我的想法，世間上了生脫死的人很多了。我舉些例子說，第一點，對生存的滿足，對死亡的不畏懼，有這種想法的人，他就是了生脫死了。第二點，在生的時候，能有一些力量幫助別人，給別人得到歡喜、

安樂，這也是在了生呀！如果說，自己死亡了，還有一些好的語言給人引用，還有一些好的道德給人懷念，還有一些功勞讓人讚美，所謂「三不朽」：立功、立德、立言，可以留在這個世間，這也是了生脫死了。第三點，可以在很自然的狀況下死亡，也沒有什麼貪戀、留戀、顛倒；或者他也能夠想到乘願再來。我自己就許願：「我來生再做和尚」。假如我真的能再來做和尚，我也了生脫死了！第四點，感到自己在生命結束時，以我身口意的行為，不至於墮到地獄、惡鬼、畜生等惡趣，我多少善的行為的力量，會助長我能可以往生佛國，那就了生脫死了！第五點，覺得我能可以生到善趣，好的地方，心中充滿着善念、光明啦，不會淪落惡趣，不會輪回了，不至於墮落了，這就是了生脫死了。照我這樣講，我們能可以了解生死、安排生死，或者是了生脫死，生死不就是平常事嗎？我們講了生命、講了生死，明天我們用另外的角度，不同於社會一般的生活，我們談生活學，明天再見！

## 影片連結

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TrVk2N25ozY>